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

此世界海西北方次有世界海名善光照中  
有佛刹名意入佛号普門智慧意入明淨音  
於彼如來大衆海中有菩薩名无量華照垂  
鬚為佛光明所開發已與世界海塵數菩薩  
眷屬圍繞未向佛所興十種一切雜寶輪蓋  
雲悉皆彌覆充滿虛空十種華蓋雲十種解  
脫蓋雲十種寶王蓋雲十種雜寶蓋雲十種  
普寶蓋雲十種流離寶王蓋雲十種一切香  
蓋雲悉皆彌覆充滿虛空未詣佛所供養恭  
敬禮拜已在西北方衆善光明幢師子坐上  
結跏趺坐此世界海東北方次有世界海名

## 抱蜀廬遺珍——

向燊舊藏北魏人〈寫華嚴經〉卷述介

■ 陳建志

民國九十年（2001）八月八日，向李蘭（1914-2003）偕媳婦沈詩醒女士（次子向子平妻）攜北魏人〈寫華嚴經〉卷來院蒞訪，並當場表達捐贈此一夫家尊翁一向燊（1864-1928）抱蜀廬遺珍意願（圖1），當時的林柏亭副院長隨即交書畫處王耀庭處長辦理，十一月三十日正式入藏，文物統一編號為贈書000773。<sup>1</sup>

## 基本訊息

院藏敦煌寫卷（又稱敦煌遺書）有六，北魏人〈寫華嚴經〉卷入藏最晚（圖2），時代最早。（表一）本幅縱26公分，橫778.6公分，實際上是由十六張短紙拼接裝裱而成，最大者長53.1公分，最小者長29.2公分，最多者長51.2公分。繪烏絲欄，每行縱19.8～19.9公分，寬1.8～2公分，又依紙張大小不同分作二十五（第一紙）、二十八（第二至十一紙）、二十六（第十二紙）、二十九（第十三至十五紙）、十六（第十六紙）行不等。散說一行十七字，偈頌另起新行，四、五言偈一行四句，七言偈一行二句

（圖3），計六千六百八十一字。卷首有水漬痕跡，上下撞邊可見傷補，無蟲蛀，品相大致良好完整。墨色烏黑，間架方正偏扁，字徑約1公分平方，甚或更小；概以楷書寫就，部分字體摻揉行書、隸書結體和筆意，風格可謂稜角分明，剛柔並濟。卷尾無題記，作者、時代不詳，然前後氣息一貫，研判應是出自同一人手筆。紙張略呈黃褐色，似為麻紙藥染，變色均勻；橫向簾紋清晰可見，每公分約有六道。<sup>2</sup>

卷尾鈐有「向燊之璽」、「天朝唐人寫經畫佛齋」、「抱蜀廬藏」三印（表二），可知原為向燊篋中舊物。向燊，字樂毅，號抱蜀

表一 院藏敦煌寫卷一覽

作者製表

品名	文物統一編號	入藏年代	原收藏者
唐人 寫妙法蓮華經	贈書 000127	1982	譚伯羽、譚季甫先生
唐人 寫經	贈書 000128	1982	譚伯羽、譚季甫先生
唐人 寫妙法蓮華經（無學人品第九）	贈書 000129	1982	譚伯羽、譚季甫先生
唐人 寫大般涅槃經第卅一	贈書 000574	1995	羅家倫夫人張維楨女士
唐人 寫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魔事品第卅	贈書 000575	1995	羅家倫夫人張維楨女士
北魏人 寫華嚴經	贈書 000773	2001	向李蘭女士



圖1 向燊玉照 取自黃鉞編著，《隴右光復記》，紀念辛亥革命壹佰周年·紀念黃鉞秦州起義壹佰周年重印，2011。

表二 北魏人〈寫華嚴經〉卷 民國向燊鈐印

作者製表





圖2 北魏人 寫華嚴經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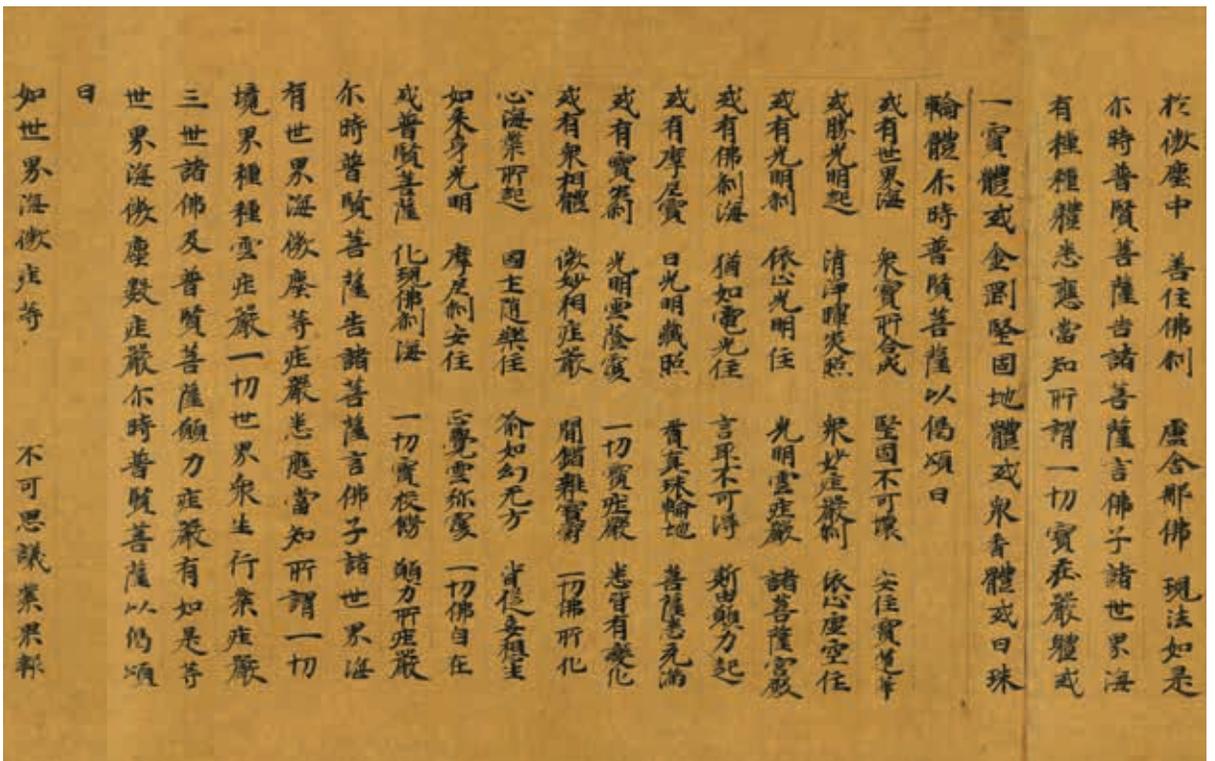


圖3 北魏人 寫華嚴經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子，湖南人。善詩文，精書法，生平與李瑞清（1867-1920）、曾熙（1861-1930）、譚延闓（1880-1930）多有來往，為民初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書畫家、收藏家。至其遞藏經過，向燊三子向大延（1905-1999）曾有記述，曰：「此卷為馬家軍從白俄（疑朗字之誤）手中所截獲者，回軍領袖馬福祥將軍與家父交訂金蘭，家父辭官歸里時，以此卷相贈，囑兒輩妥善保存以資紀念。」<sup>3</sup>查民國四年（1915）五月，向燊辭去渭川道尹（屬甘肅省，治天水縣）後返回湖南，入手時間當不晚於此時。<sup>4</sup>十七年八月，卒於上海。三十八年，向大延一家經香港遷居來臺，八十八年九月病逝，後由其妻成就此段殊勝因緣。<sup>5</sup>

拖尾縱 26 公分，橫 37.6 公分，灑金箋，其上書有曾熙和張大千（1899-1983）師徒二人跋語。（圖 4）曾熙曰：

此燉煌石室藏北魏人書大方廣華嚴經也。華嚴有晉唐兩譯。唐譯號新經流傳最廣。晉譯則等於星鳳。抱蜀主人得此卷為晉譯。其用筆方折。古健勁峭。可與北魏諸碑參看。古人書碑誌嚴正。且已經石工之手。故天趣多失之。髯近來最喜晉魏人墨瀨。每臨碑石。而心眼必嚙嚙。求與墨瀨參合。此卷如導從小。竭從鳥之類。北魏人習氣。碑誌可互證也。首尾既完善。紙墨如新。海內有數之物。願主人重寶之。勿輕以示人也。歲辛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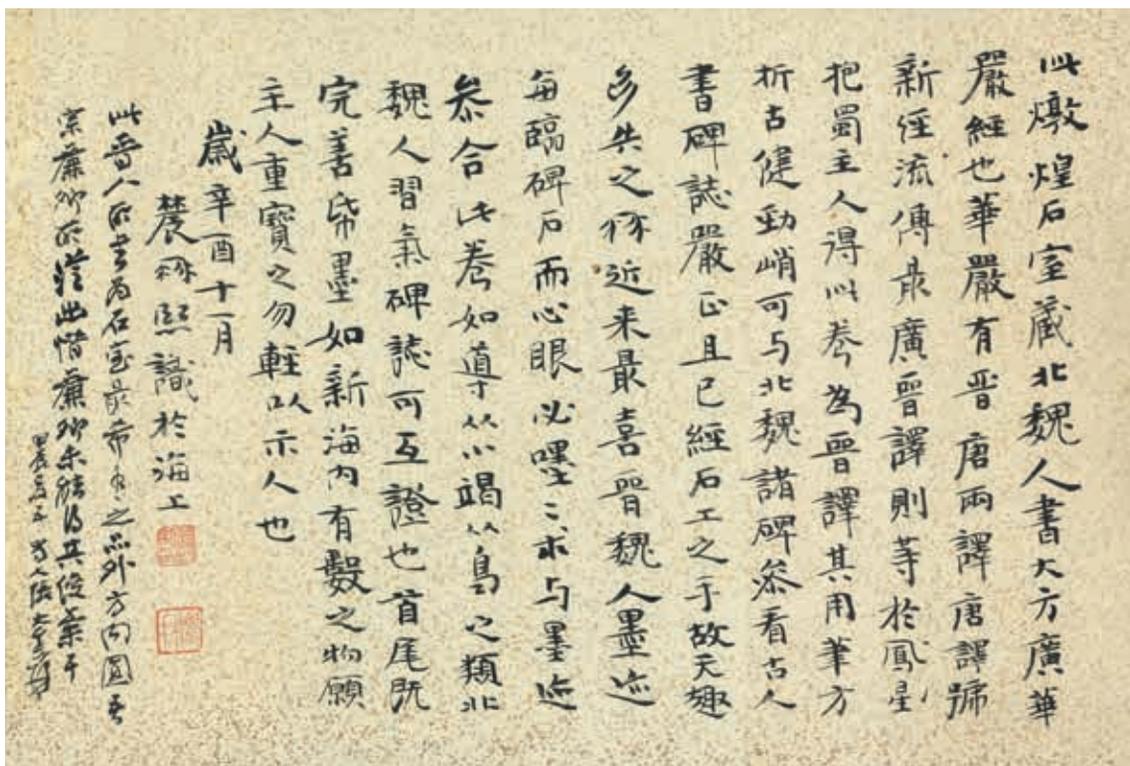


圖4 民國 曾熙、張大千題跋 北魏人 寫華嚴經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921)十一月。農髯熙識於海上。

此段跋文敘說此卷出自敦煌石室，並扼要闡述其流傳、時代、書法風格及特色。曾、向二人情同莫逆，又有姻親關係，<sup>6</sup>為其收藏書寫跋文並不奇怪，也不止於此。<sup>7</sup>

張大千曰：「此晉人所書。為石室最希有之品。外方內圓。吾宗廉卿所從出。惜廉卿未能得其俊氣耳。甲辰(1964)夏五。蜀人張大千爰。」張大千為曾熙弟子，稱向燊向老伯(師叔)，應邀提筆書跋同樣不足為奇。奇怪的是，落款的時間在民國五十三年(1964)，此時曾、向二人皆已逝世，張大千如何過眼？這段背景，向大延亦留有記錄，曰：

大千兄第一次回台住監院宿舍，余偕慶

壽甥(曾師孫子)往訪，堅留用餐，予以此卷請其題詞，他考慮結果，不能在老師題字前面加頁，抵好題在尾部空隙處。當時已下機匆匆未帶印章，要知古人作品未簽名蓋章者甚多，所謂有章未必真，無章不是假，行家類皆知之。<sup>8</sup>

上述兩段文字出自民國兩大書家手筆，書藝價值不言可喻。而二人提供的賞鑑心得，不僅可為後人導引，同時也是藏家與題跋者三方深厚交誼的見證，意義更顯非凡。有趣的是，曾熙題跋說「此燉煌石室藏北魏人書大方廣華嚴經也」，依其內容可知斷代之依據為版本和時代風格，在方法或論證上具有指標意義。但張大千似乎並未全盤接受此一推論過程和結果，

僅說「此晉人所書」。顯然，曾、張二人對於北魏人〈寫華嚴經〉卷的斷代看法不同。原因為何？首先探討版本的部分。

## 斷代

### 一、版本

此卷首題、尾題均作「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可知與《大方廣佛華嚴經》有關。《大方廣佛華嚴經》簡稱《華嚴經》，為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也是華嚴宗立宗之經，素有「經中之王」美譽。《華嚴經》漢譯本傳世眾多，學界亦早有一定的研究與認識，例如鄭阿財先生指出：

中土早有數十種《華嚴經》的支流別品傳入，有關《華嚴經》完品漢譯本的傳世，主要有三：一為東晉佛陀跋陀羅所譯的六十卷本，凡三十四品，一般稱為《六十華嚴》。二為唐武后實叉難陀所譯八十卷本，凡三十九品，一般稱為《八十華嚴》或《新譯華嚴》。三為唐德宗般若三藏所譯的四十卷本，一般稱為《四十華嚴》。

又說：

晉譯佛陀跋陀羅的《六十華嚴》一般以為是漢譯最早的完品。實際上，早期先是以五十卷本流傳，之後重開為《六十華嚴》，而廣為流傳，舊本五十卷遂成罕見。今《大正新修大藏經》第9冊所收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即六十卷本，而五十卷本《華嚴經》今收入《中華大藏經》第12冊，是由金藏廣勝寺本與明永樂北藏本拼合而成。<sup>9</sup>

北魏人〈寫華嚴經〉卷本文起於「此世界海西北方。次有世界海。名善光照。」終於「次

上風輪名種種寶莊嚴。持清淨光寶地。□（漏次字）上風輪名功德勢。持密寶地。」誠如上述鄭阿財先生所言可從《大正新修大藏經》所收《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以下簡稱〈大正新修大藏經本〉）獲得確認。<sup>10</sup> 當中雖有明顯的錯字、漏字、補字和塗改的痕跡（表三），但並

表三 北魏人〈寫華嚴經〉卷的錯字、漏字、補字和塗改的痕跡

錯字	漏字	補字	塗改的痕跡
宥 茛	嚴 界 海	在 下	說

作者製表

表四 北魏人〈寫華嚴經〉卷十、大、如、彼、興的結字

十	大	如	彼	興
十 大 如 彼 興				

作者製表

表五 北魏人〈寫華嚴經〉卷導、竭與碑別字

導			
	北魏人 寫華嚴經	北魏 弔比干文碑	
竭			
	北魏人 寫華嚴經		北魏 法文法隆等造像記

資料來源：北魏人〈寫華嚴經〉卷、北魏〈弔比干文碑〉，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北魏〈法文法隆等造像記〉，取自北京圖書館（中國）善本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3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頁125。

作者製表

無裝幀前後錯亂、顛倒之失誤。再者，本卷題名雖為「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然其所抄錄的文字大約起自〈大正新修大藏經本〉第二〈世間淨眼品第一之二〉後段，以至〈大正新修大藏經本〉第三〈盧舍那佛品第二之二〉前中段。這種寫本與大藏經本分卷不一致的情況，方廣錫先生研究指出：「敦煌遺書中的經典其分卷往往與大藏經本不同。比如《妙法蓮花經》有七卷本、八卷本、十卷本等區別。其他如《大般涅槃經》、《大智度論》等，分卷甚為歧雜，反映了它們的多種流傳形態。」<sup>11</sup>綜上，北魏人〈寫華嚴經〉卷與東晉佛陀跋陀羅（梵語：Buddhabhadra，359-429）譯《華嚴經》六十卷本有關，曾熙「抱蜀主人得此卷為晉譯」的看法合理、恰當。

## 二、時代風格

版本之外，曾熙還從書法藝術的角度入手剖析北魏人〈寫華嚴經〉卷的時代風格，曰：「其用筆方折古健勁峭。可與北魏諸碑參看。」確實，此卷橫畫、豎畫以及轉折之處，如十、大、如、比、興等字（表四），都可看到和北魏諸碑相仿，宛如刀切斧鑿的筆法，北魏朱義章〈始平公造象記明拓本〉軸（太和二十二年，498）可為代表（圖5）。同時也注意到當中有些文字的字形與今日寫法不同，並舉導、竭為例，說明敦煌寫卷和碑誌相通，曰：「此卷如導從小。竭從鳥之類。北魏人習氣。碑誌可互證也。」<sup>12</sup>查北魏〈弔比干文碑〉（太和十八年，494）、北魏〈法文法隆等造像記〉（永平二年，509）的確有類似寫法。（表五）其實，這樣的例子不可勝數，例如惡作惡、解作解、禮作礼、邊作邊等。然而，此一鑑定法則留有破綻，畢竟所舉字形並不只出現在北魏，如導



圖5 北魏 朱義章 始平公造象記明拓本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字從小者亦見於唐〈安國寺寂照和尚碑〉（大和七年，833）。（圖6）此外，往、門、名、分、最等具有隸書的筆法或結字（表六），曾熙並未指出，亦非北魏所僅有，隋〈龍藏寺碑〉（開皇六年，586）即是。（圖7）

事實上，敦煌寫卷的斷代研究並不容易，例如潘重規（1907-2003）曾說：

如果不通曉敦煌文字俗寫的習慣條理，就很難讀通敦煌俗寫文字。我在經過多年讀卷困擾之後，深深體認到，凡欲研究某一時代的作品，必須通曉那一時代人寫字的習慣，纔能看清楚作品的真面目，纔不會斷傷作品的真面目。<sup>1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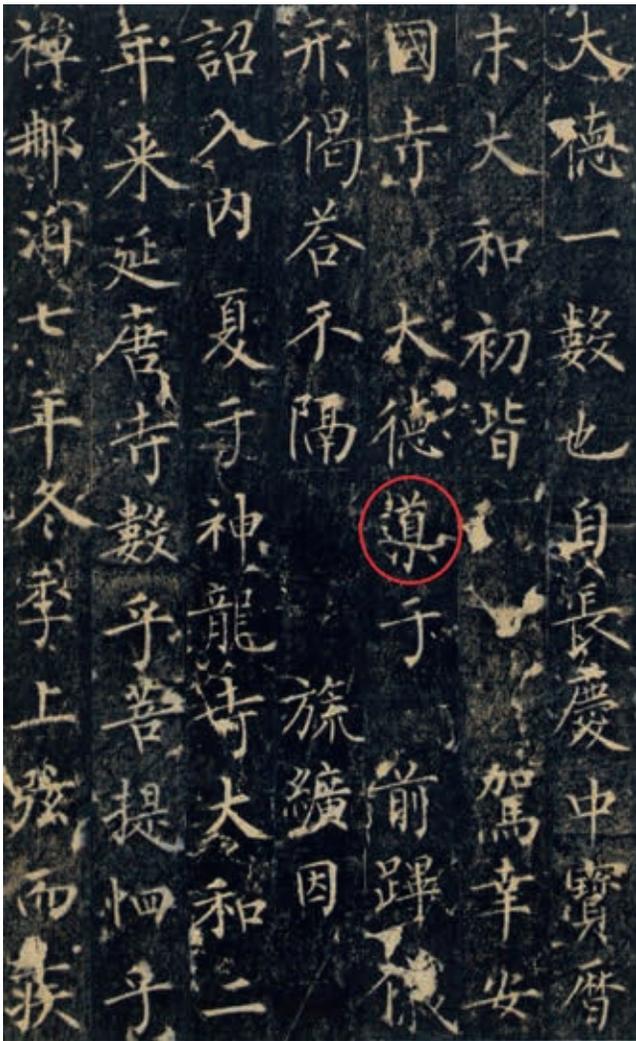


圖6 唐 安國寺寂照和尚碑 局部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ubbings-collection/catalog/6-990097075330203941> (CC BY 4.0)，檢索日期：2022年1月8日。



圖7 隋 龍藏寺碑 局部 取自《翰墨瑰寶——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 第1輯》，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9。

不過，相較於張大千的目鑑，曾熙提供了一個方法，就是摘取碑別字和俗寫文字相互對照檢視，不僅有效，也能有所依循。以深、迅、匹爲例，此卷深的俗寫文字作來，查敦煌寫卷見於《二教論》(P.3742)和《太上洞玄靈寶妙經》(S.6659)，<sup>14</sup> 後者又有唐人書蹟之說，<sup>15</sup> 碑別字則見於東魏《安村道俗一百餘人修塔記》(天

平四年，537)、隋《大信行禪師銘塔碑》(開皇十四年，594)、唐《袁秀巖墓誌》(元和五年，810)等。迅作迅，俗寫文字見於《韓擒虎話本》(S.2144 [7-1])，碑別字則見於北齊《法勳禪師塔銘》(太寧二年，562)、隋《李弘稱墓誌銘》(大業二年，606)。匹作匹，俗寫文字未見，碑別字則見於唐《處士王儉墓誌銘》(咸

亨四年，673）、唐〈田玄達妻衡氏墓誌〉（垂拱四年，688）。（表七）如此看來，北魏人〈寫華嚴經〉卷或是隋唐時人所寫，而非北魏時代的作品。曾熙所謂「北魏諸碑」，極可能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但「可與北魏諸碑參看」、「碑誌可互證也」的書法觀值得學習、應用，相信也是這篇題跋的精神所在。

進一步推敲採用碑別字斷代的時空背景，除了曾熙自身對於碑學的熟稔之外，與向燾的交游往來或許也是原因之一。曾熙稱向燾為「老髯商校金石書畫老友也」，<sup>16</sup>過去也曾採用相同的方法為敦煌寫卷斷代，在鑑定〈大智度論卷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羽470）時曾說：

東魏人書法漸趨方緊，隋唐人之前導也。此卷結體與東魏碑誌相似，如蕪作蕪，濡作濡，奪作奪，射作射，率作率，妓作伎，物作物之類，可按而知也。紙亦不似唐人所造，凡藏家皆一望知之。庚申仲冬避兵申江，為之攷定，故記之。蓬累行者向燾。<sup>17</sup>

庚申仲冬，即民國九年（1920），也就是曾熙為北魏人〈寫華嚴經〉卷書跋的前一年。以今日標準來看，僅靠書法的時代風格斷代，正如榮新江先生所言「是有風險的」。<sup>18</sup>然朱鳳玉女士稱王樹楠（1852-1936）、向燾為「敦煌寫本斷代研究之先驅」，<sup>19</sup>相信並非過言。

表六 北魏人〈寫華嚴經〉卷隸書的筆法與結字

往	門	名	分	最
				
筆法	筆法	筆法	結字	結字

作者製表

表七 北魏人〈寫華嚴經〉卷的俗寫文字與碑別字

深				
	北魏人 寫華嚴經	太上洞玄 靈寶妙經	二教論	東魏 安村道俗 一百餘人修塔記
迅				
	隋 大信行禪師 銘塔碑	唐 袁秀巖墓誌		
匹				
	北魏人 寫華嚴經	韓擒虎話本	北齊 法惠禪師塔銘	隋 李弘稱墓誌銘
匹				
	北魏人 寫華嚴經	唐 處士王儉 墓誌銘	唐 田玄達妻 衡氏墓誌	

資料來源：北魏人〈寫華嚴經〉卷，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太上洞玄靈寶妙經〉、〈二教論〉、〈韓擒虎話本〉註釋14已有註明；東魏〈安村道俗一百餘人修塔記〉，取自顏娟英主編，《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行，2008，頁89；隋〈大信行禪師銘塔碑〉，授權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唐〈袁秀巖墓誌〉，取自北京圖書館（中國）善本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29冊，頁53；北齊〈法惠禪師塔銘〉，取自北京圖書館（中國）善本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7冊，頁112；隋〈李弘稱墓誌銘〉，取自王其禕編著，《隋代墓誌銘彙考》第3冊，北京：線裝書局，2007，頁201；唐〈處士王儉墓誌銘〉，取自潘忠源編，《施鰲存北窗唐誌選萃》，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91；唐〈田玄達妻衡氏墓誌〉，取自北京圖書館（中國）善本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17冊，頁93。

作者製表

## 小結

向樂舊藏北魏人〈寫華嚴經〉卷為《大方廣佛華嚴經卷》流入中土，經過漢譯後的手抄寫本，與《六十華嚴》關係密切。書藝精美純熟，當中的俗寫文字，如曾熙所言可與碑別字比對

參照，不僅有助於斷代研究，也有助於認識書體演進發展的多元脈絡。文物捐贈為本院藏品重要來源之一，此作得以入藏，不僅豐富了本院的收藏面貌，向氏一家仁心義舉，永存人間。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 註釋：

1. 此卷過去未見專題研究，據書畫處前輩告知，入院典藏後曾經重新裝裱，是以以下與本幅相關之基本訊息，除參考院內數位典藏知識庫整合型系統所建置的資料之外，同時透過高解析圖檔比對校定而來，記此供參。
2. 紙張研究為敦煌寫卷斷代基準之一，例如潘吉星（1931-2020）指出：「敦煌寫經紙還有不少是入漢的。……漢紙以隋、唐時居多，晉六朝次之，五代多本色紙。」詳見潘吉星，〈敦煌石室寫經紙的研究〉，《文物》，1966年3期，頁46。
3. 向大延，〈考古收藏：燉煌石室北魏華嚴經卷附錄〉，《向樂毅先生遺著暨文獻彙編》（向大延印行，1999），頁52。向樂早年曾參與革命，1912年3月11日黃鉞等發動秦州起義，宣布獨立後被推舉為甘肅臨時軍政府副都督。而馬福祥（1876-1932）為回族人，寧夏馬家軍知名領袖之一，曾經活躍於甘肅一帶，二人或許結識於此一時期，待考。
4. 向大延，〈向樂傳略〉，《向樂毅先生遺著暨文獻彙編》，頁65。原文引自衡東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衡東縣志》（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2），頁519。
5. 相關年代引自成新平文忠學，〈三代台胞助教情〉，《Sina 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o/2003-10-13/0700909482s.shtml>（檢索日期：2021年12月7日）又，曾迎三先生（曾熙曾孫）告知，北魏人〈寫華嚴經〉卷為其祖母向瑤姿（字俊彥，向樂次女）託付向大延帶至香港，謹誌。
6. 向誠，〈衡山向樂毅先生一百卅十歲紀念文〉，《向樂毅先生遺著暨文獻彙編》，頁69。
7. 陳建志，〈爭鋒——從一把曾熙的書畫扇談起〉，《典藏古美術》，287期（2016.8），頁126。
8. 向大延，〈考古收藏：燉煌石室北魏華嚴經卷附錄〉，《向樂毅先生遺著暨文獻彙編》，頁52。
9. 鄭阿財，〈從敦煌本《華嚴經》論晉譯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的相關問題〉，收錄於陳一標主編，《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2019），頁1-2。
10. 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第9冊（臺北：大藏經刊行會出版，新文豐發行，1983），頁406-412。
11. 方廣錫，〈敦煌遺書與奈良平安寫經〉，《敦煌研究》，2006年6期，頁142。
12. 此類石刻載體上的別字一般稱作碑別字，相關定義和界定的情況可參考陸明君，〈緒論〉，《魏晉南北朝碑別字研究》（吉林：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07），頁1-3。
13. 潘重規，〈敦煌卷子俗寫文字之整理與發展〉，《敦煌學》，17輯（1991.9），頁4。
14. 敦煌寫本〈二教論〉、〈太上洞玄靈寶妙經〉、〈韓擒虎話本〉圖版引自黃征，《敦煌俗字典》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頁700、912。
15. 馬世曉、江吟責任主編，〈太上洞玄靈寶妙經解題〉，《歷代小楷精選 敦煌寫經 太上洞玄靈寶妙經》（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無頁數。
16. 曾熙，〈書畫家小傳潤格 向樂〉，《神州吉光集》，1923年3期，頁3。
17. 朱鳳玉，〈散藏敦煌寫卷題跋研究發凡〉，《敦煌學》，31輯（2015.3），頁33。原文引自鄭阿財，〈杏雨書屋《敦煌秘笈》來源、價值與研究現況〉，《敦煌研究》，2013年3期，頁120。
18. 榮新江，〈第十七講 敦煌寫本學〉，《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348。
19. 朱鳳玉，〈散藏敦煌寫卷題跋研究發凡〉，頁34。

# 無聲詩

## Silent Poetry

南宋的小品繪畫

Delicate Painting from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2021.12.31 – 2022.3.27

陳列室 / Galleries 210, 212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11001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No.221, Sec. 2, Zhisha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001, Taiwan (R.O.C.)